

明 清 稀 见 小 说 坊



淞隐漫录

王 韬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淞隐漫录/王韬著;王思宇校点.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

ISBN 7-02-002833-0

I. 淞… II. ①王…②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近代 IV. 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061 号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董文权

淞 隐 漫 录

Song Yin Man L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9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125 插页 2

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02-002833-0

定价 22.20 元

造器致用，测天之高，度地之远，辨山冈，区水土，舟车之行，蹶电追风，水火之力，缒幽凿险，信音之速，瞬息千里，化学之精，顷刻万变，几于神工鬼斧，不可思议。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利民生，裨国是，乃其荦荦大者。不此之务，而反索之于支离虚诞、杳渺不可究诘之境，岂独好奇之过哉，其志亦荒矣！

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迁谬，一惟实事求是。愤帖括之无用，年未弱冠，即弃而弗为。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矫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伎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呜呼！不佞于是乎穷矣！又见夫世之拥高牙，建大纛，意气发扬，位置自高，凡若斯世无足与之颉颃者，及一旦临利害，遇事变，茫然无所措其手足，甚至身败名裂，贻笑后世。盖今之时为势利齷齪谄谀便辟之世界也，固已久矣。毋怪乎余以直遂径行穷，以坦率处世穷，以肝胆交友穷，以激越论事穷。困极则思通，郁极则思奋，终于不遇，则惟有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而已，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徼，异域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昔者屈原穷于左徒，则寄其哀思于美人香草，庄周穷于漆园吏，则以荒唐之词鸣；东方曼倩穷于滑稽，则《十洲》《洞冥》诸记出焉。余向有《遁窟谰言》，则以穷而遁于天南而作也。今也倦游知返，小住春申浦上，小筑三椽，聊度图籍，燕巢鷯寄，藉蔽雨风。穷而将死，岂复有心于游戏之言哉？

目 录

自 序	1
-----------	---

卷 一

华麟姑	1
纪日本女子阿传事	5
许玉林匕首	9
仙人岛	13
小云轶事	17
吴琼仙	21
贞烈女子	25
玉箫再世	30
朱仙	35
莲贞仙子	40
徐麟士	45

卷 二

何蕙仙	49
白秋英	54
郑芷仙	59

金镜秋	173
李四娘	178
盗女	183
徐慧仙	188
海外美人	193
乩仙逸事	198
 卷 五	
笙村灵梦记	203
白素秋	208
阿怜阿爱	213
四奇人合传	218
蒋丽娟	223
尹瑶仙	228
冯佩伯	232
诸晓屏	236
李珊臣	241
葛天民	246
 卷 六	
夜来香	250
剑仙聂碧云	255
徐仲瑛	260
陆月舫	265
王蟾香	270
李韵兰	275

目 录

东部维伶	498
东瀛才女	504
妙香	510
三十六鸳鸯谱上	515
三十六鸳鸯谱中	520
三十六鸳鸯谱下	525
名优类志	530
徐笠云	536
三怪	541

卷十二

月仙小传	545
十鹿九回头记	549
花溪女史小传	554
林士樾	558
燕剑秋	562
消夏湾	566
白玉楼	570
蓟素秋	574
玉儿小传	579
甘姬小传	584
画船纪艳	589

校点后记	594
------------	-----

者，当有佳音。”女去，须臾即返，喜曰：“事谐矣！主者以君情重，令同回阳世成伉俪。君归但启妾棺，妾自可活。”言訖，以手拍生肩，生遽惊觉。因托避人养痾，读书寺中。以贿嘱其僮仆，夜半潜启女棺。女颜色如生时。负置之床，灌以参苓。天将明，女微有声息，星眸乍启而旋闭，朱唇欲语而终止，状似甚急者。三日始能起立如常。生若获异宝，谋徙居他所。生之舅氏，素居金陵，以乡试伊迓，寄书招生，下榻其家。生遂禀白父母而往，其实一舸西施，将图远避也。

既抵金陵，僦屋莫愁湖畔，临湖三椽，极为幽敞。绿波红槛，碧瓦珠帘。女著茜纱衫，凭阑望远，见者疑为神仙中人。生舅氏遣人屡次往招，生辞以与同试友偕寓，弗可离也。顾舅氏微闻寓中有女子，疑为平康挟瑟者流，隐告生母。生母遣媼往眈，入寓睹女，骇而却走，狂呼白日见鬼。由是女之踪迹渐露。

生度弗可居，渡江至维扬，爰书颠末，求其密友郑生为之斡旋。女父母自女死后，惋惜弗置，每道及女，辄为流涕。郑生固与女兄子瑜善，自言有异人授以仙术，能起死人而肉白骨，“君父思女伤心，久恐成疾，曷弗有以解之？吾能为致其魂，如汉之李少卿不足多也。”子瑜白之父，初不信。女母急于一见其女，曰：“盍少试之？即其术不售，亦无所损。”乃以女生平衾褥、帷帐、衣裳、服玩，悉畀郑生，刻期在其家相见。

郑生已隐招生与女至，夜半，郑生燃烛于堂，焚香于鼎，室中位置床榻，如女平时。檀旃氤氲，缭绕一室。乃禹步焚符篆。女父母驻足室外，屏息静俟。须臾，隐隐闻女哭声，自远而近，于香篆中珊珊微步以前。女父母谛视之，果女也。郑生戒勿得相逼，但

纪日本女子阿传事

阿传，日本农家女也。生于上野州和根郡下坂村。父业农，小筑三椽，颇有幽趣，依山种树，临水启门，自具篱落间风景。室东偏紫藤花满架，花时绛雪霏几榻，阿传卧房在焉。阿传貌美而性荡，长眉入鬓，秀靥承颧，肌肤尤白，胜于艳雪，时人因有“玉观音”之称。及笄，风流靡曼，妖丽罕俦。邻人浪之助者，佻达子也，善自修饰以媚阿传，时以玩物馈贻。由是目挑眉语，遂成野合鸳鸯。往来既稔，父不能禁，竟偷嫁之成伉俪，倡随极相得。

无何，浪之助忽染恶疾，盖癩也。阿传耻之，偕夫遁去。闻草津有温泉，浴之能治癩，僦屋彼处，晨夕往焉。乡人某甲，素爱阿传，闻而怜之，来劝之归。弗从。绢商某挈眷就浴温泉，适与阿传同寓，见阿传事夫甚谨，异之。绢商妾亦小家女，绰约多姿，时就阿传语，始知为同族姊妹行。因劝夫邀阿传共往横滨，延美国良医平文治之。

有吉藏者，横滨船匠员弁也。涎阿传美，思通之，愿任医药费，延阿传夫妇居其家，伺间求欢，狐绥貉合，极尽缱绻。鱼贾清五郎，侠客也。怜阿传贫，时有所赠。阿传意其私己，欲以身事之。五郎拒不纳。浪之助疾久不瘳，仍偕往温泉，中途遇盗，尽褫其囊中金，哭诉于逆旅主人。绢商适寓其家，时方宴客。婢以事闻，特界朱提数笏，济其穷。及来谢，乃知即阿传。绢商方独宿

守，狐绥貉合只寻常，鰈誓鸛盟无不有。伯劳飞燕不成群，伉俪原知中道分。手调鸪汤作灵药，姑存疑案付传闻。一载孤栖归省父，骨肉情深尽倾吐。阿妹贻书伴弗省，真成跋扈胭脂虎。市太郎经邂逅初，目成已见载同车。貌艳芙蓉娇卓女，才输芍药渴相如。自此倚门弹别调，每博千金买一笑。东京自古号繁华，五陵裘马多年少。旅馆凄凉遇旧欢，焰摇银烛夜初残。诟知恩极反生怨，帐底瞥掷刀光寒。含冤地下不能雪，假手云鬟凭寸铁。世间孽报岂无因，我观此事三击节！阿传始末何足论，用寓惩劝箴闺门。我为吟成《阿传曲》，付与鞠部红牙翻。

遁叟诗成，传钞日东，一时为之纸贵。

按阿传虽出自农家，然颇能知书识字。所作和歌，抑扬宛转，音节殊谐。其适温泉时，有艺妓小菊者，与之同旅邸。小菊正当绮龄，貌尤靓丽，推为平康中翘楚，艳名噪于新桥柳桥间，一时枇杷巷底，宾从如云。小菊亦高自位置，苟非素心人，莫能数晨夕也。自负其容，不肯下人，而一遇阿传，不觉为之心折，叹曰：“是妖娆儿，我见犹怜，毋怪轻薄子魂思而梦绕之也。”阿传虽能操乐器，而未底于精，至是小菊授以琵琶，三日而成调，谱自度曲居然入拍。小菊之相知曰墨川散人，东京贵官之介弟也。一见阿传，叹为绝色，伺小菊不在侧，遂与阿传订啮臂盟，拟迎之归，贮之金屋，终以碍于小菊，不果。由是菊、传两人，遂如尹邢之避面焉。人谓阿传容虽娟好，而翻云覆雨，爱憎无常，是其所短；小菊容貌亦堪伯仲，惟美则可及，而媚终不逮也。

阿传既正典刑，闺阁女子多以花妖目之，援以为戒。清五郎

许玉林匕首

许琳，字玉林，世家子也。世居扬州。其母越产也。诞生时，梦玉燕投怀，遽折其翼，举室以为不祥。及长，丰姿俊逸，性尤倜傥。读书十行俱下。工诗词，不甚措意。吟咏之外，好舞长剑。自倭国得一宝刀，芒寒锋锐，利可削铁，生常以自随，不轻易示人。一夕，赴友人宴归，夜已央矣。新月既堕，疏星不明，路经旷野，林木蔽亏。生独行亦不之畏。忽见磷火一丛，从树梢下坠，累累如贯珠。生直前以刀挥之，则忽成千百道白光，环绕生身。生大惊，向前狂奔，而光亦随之。

行里余，忽睹甲第当前，石狮左右蹲立，径往叩扉。阍者诘以昏夜何得至此。生以迷路告。门启，肃客入内堂，则有一虬髯者，戎服降阶相揖。升庭抗礼，自陈阀阅，乃知主人萧姓，职居总戎，以剿发逆得功。壁上悬刀数十，具寒芒灿耀，与灯烛光相激射。生注视不移瞬。主人笑曰：“客亦好此乎？”曰：“然。颇有同嗜。”因解己所佩刀示之。主人曰：“此不过一片朽铁耳！何足为宝。吾昔年从军金陵，城破之日，跃身上雉堞，从颓垣败壁中，行近伪天王府，后园有智井一，白光自其内出，上亘霄汉。爰默志之，翌日募健卒数人，缒入视其异。井底有石匣一，缄封甚固。槌而碎之，则内有匕首一，精莹如新发于硎，刀背铸双龙，并有蝌蚪古文数十字，人莫之识，殆刀铭也。时方搜擒逸贼，一著吾刀，

之乐，真有甚于画眉者。

一日日晡，双扉不启，呼之亦不闻有声息。排闥入视，则生与女俱裸卧血泊中，并失其首，遍觅不得。一家惶噪，计无所出。检点室内，箱笼如故，惟匣中双匕首俱已羽化。生舅以昔日隐道人所言，有似讖语，疑其前知，遣急足往问之。至则见双匕首宛在道人案上，嗅之犹带血腥，余渍尚新。返告生舅，亲诣寺中覘之，道士已逸去。搜其房，男女两首，赫然并在。大索山中三日，道人卒不可得。不得已，纳首于棺，刻期卜葬。及举柩入土，轻若无物，异而启视之，并空棺也。人咸以为生与女皆剑侠者流，游戏人间，借尸解仙去。然疑案终不能明云。

仙人岛

崔生孟涂，泉州人。少好游。思探奇海外，当有所遇。会有巨舶航海者，崔求附舟同行。许之。甫出大洋，即遭飓风，银涛涌地，雪浪掀天，舟经簸荡，帆樯悉摧，舟中人已无生望。越数日，漂至一岛，层峦耸翠，叠嶂摩霄，山径皆平坦宽广，翠柏长松，幽花异草，不可名状。舟长考诸图经，向所未载。岛中空旷无居人。稍进，则有石洞石室，几榻炉灶毕具，炉旁尚有零星木炭，似不久有人炊爨者。风日晴暖，气候温和，殊不类蛮峤。两旁皆溪涧，泉流碎石间，喧声聒耳。涧上皆忍冬花，藤蔓纠结，黄白相间，其香纷郁，爽人心脾。花多落于溪中，故其泉甘冽异常。崔至此疑为仙境，不复思还。诣船取袱被，欲宿洞中。既夕，众劝崔归舟，不可，咸笑崔痴。夕阳既落，狂风又作，舟不胜风，随其漂去。明日，崔往视舟，则已不见。因大惊，自分必葬身异域矣。

计无所出，拟裹粮以穷其境。攀萝扪葛，直跻山巅，举目远瞻，则弥望沧波，浩渺无际，俯视山腰，缕缕有炊烟腾起，林木杳霭中，隐隐有庐舍。乃盘旋而下，觅径前行，曲折数里许，已抵其境。一水当门，通以略彴，见一垂髫女子，方踞磐石临溪流纱，瞥睹崔，甚怪异，弃纱奔入。须臾，翁媪扶杖而出。翁貌古神清，霜髯披拂，衣服如唐宋妆束。隔溪拱手谓崔曰：“君从何来？请以实告。何不径造敝庐作十日饮？”崔乃渡桥与翁媪作礼。媪年五十许，举止风度，酷似大家。翁逊崔登堂并坐，问崔何处人，何

耳，因有出尘想。崔居山中久，素习清静，今再履人间，喧杂齷齪，不复可耐，因祝发为道士，居郡南天后宫为住持，终日持斋诵经，不见宾客。如是者三十年。

一日晨起，忽见一鹤，羽衣翩跹，翱翔庭际，若有所觅。口中衔一丹书，见崔，飘然下堕。崔拾视之，红笺金字，则女书也。上书：“世外妻碧蘅衿衽：一别不知几历岁年，窗前一株鸭脚桃，已三十度著花结子矣。每食桃辄念君，欲寄一枚，道远莫致。所弃桃核，今已成林，而君渺无还期，老父临别之言，何不记忆，乃忍于尘世中疾病老死，如蜉蝣如朝菌哉！今传一方，可常服食。苟有仙缘，自成正果。君其勉之！”末附二绝云：

碧海青天夜夜心，灵香无计返瑶林。算来不是蓬山远，何日刘郎再问津？

缥缈楼台锁玉蕤，一缄远寄怕人知。阿侬才识相思苦，始信人间有别离。

崔得书，不禁悲惋久之。斲术煮苓，如法服食，觉身体健于平时。泉郡人多习航海术，崔时问以此岛，细述方向景物，率皆曰无有。仍思泛海，一穷其境。有老于舵工者闻之，笑曰：“君殆痴矣！今时海舶，皆用西人驾驶，往还皆有定期，所止海岛皆有居人，海外虽汪洋无涯涘，安有一片弃土为仙人所驻足哉？子休矣！忽作是想，徒搆空中楼阁也。”崔终弗信，欲往之念愈坚。因货其所有，得四百金，拟先往西南洋，后至美洲，已有定约将行，忽逢寇乱，盖发逆汪海洋由豫甯闽，漳泉数县，皆为贼窟。有一贼持刀直入天后宫，于崔床下，得金一囊，崔前夺之，贼连斫数刃，竟死。贼去，乡人殓而葬之，庙后树石碣曰：“崔道人墓”。

俟余意所属，乃可。彼纨袴子，自踵至顶，无一雅骨，奴岂能屈意事之哉！”

女于弦管之外，兼娴绘事，耽嗜名人书画，弗惜重价购置。遇富贵人，貌为缙绅，必破其慳囊而后已，箱篋中金玉锦绣，物玩珍奇，不可胜数。颇爱才，见寒士，延接殷勤，久而弗懈。以急难告，倾囊济之。或应试乏费，则倒囊畀之，率以为常。人因呼为“女侠客”，名噪一时。吴让之以书法擅长，自诩为扬州独步。与女结翰墨因缘，女亦以心交许之。曾集成语书楹帖以赠女云：“小于么凤轻于燕，云想衣裳花想容。”咸谓此联女当之无愧色。

赭寇陷城，女先期徙去，人因服女之先见。沈旭庭与女为文字交，花晨月夕，时与流连。沈气宇轩爽，为女所心慕。扬州既复，沈往访之，则女犹未归，吴之赠联，尚悬斋壁。越旬，女忽乘鱼轩抵沈寓，谓沈曰：“知君枉过敝舍，殊感盛情。此地不可久留，行将逝矣。”沈固诘其由，微笑不答。自此遂与沈别。

先是，女出城居附郭村落中，虽幸远贼锋，然噩警讹传，一日三至。女于日暮无聊，偶尔徙倚柴扉，忽一肩舆，匆匆至前，兵卒百余，前后拥护。及门舆停，一妇褰帘而出，靓妆炫服，盛鬋丰容，见女衿衽曰：“别来无恙耶？”女殊不相识，瑟缩无以应。妇曰：“相隔未久，岂并音声而忘之耶？我即禅月寺尼妙香也。别后陷身贼中，以尼故，幸不受污，但令蓄发改妆，幽闭一室中。贼败为官军所得，郭参戎逼令荐寝。余厉声曰：‘身虽陷贼，犹处子也。余以万死一生，保全贞璞，今幸得睹天日，岂汝辈官军，乃不如贼耶！必欲见凌，愿以颈血溅于将军之前！’参戎为之肃然改容，徐曰：‘汝已有夫，当送汝归；苟未适人，则余亦未娶，愿以伉

俚请。’余曰：‘奴固无归，诚如将军言，亦所愿也。特恐甘言以诳我耳。不然，表表如将军，岂有年已及壮，而中馈犹虚者？’况夫妇敌体，诟可咄嗟从事？遣媒妁，陈礼币，择日亲迎，乃可惟命。’参戎一一如礼，相从已两载有余。昨闻扬城已陷，特念吾子，故来相援耳。”女闻，含涕相谢。妙香曰：“此间亦不可居。能从我行乎？当自有汝安身立命处。参戎固家江北，购有田园，可以自给。”女遂徙居郭舍。参戎有弟，年仅弱冠，颇工帖括，已入邑庠，固翩翩顾影少年也。妙香因劝令纳女。商之参戎，亦以为可。女遂归于郭弟。

时贼颇披猖，参戎转战于江皖之间，骤与贼遇，贼骑绕之三匝，昼夜相持，弗得突围而出，势濒危矣，已矢一死。妙香在家，忽谓女曰：“余将他适，十日乃归。余所奉大士前，汝朝夕必炷香，勿忘；佛前琉璃灯，夜必注油，勿令灭。若少疏虞，将不能与汝相见。”逾十日，妙香忽偕参戎归，夜半排闥直入，两人皆浴血满身，襟袖间悉弹丸焦灼痕。喘息既定，乃为缅述颠末。盖参戎之被围也，度不能出，将自刎。忽空中一巨鸟翩然飞下，羽衣既脱，则妙香也。参戎惊问何能来。妙香曰：“自将军行，余日夜祷于佛前。昨梦大士告余曰：‘将军危在旦夕，汝不可不往。’余泣而白佛：‘一弱女子身，间关跋涉千万军中，何由得达？’大士掷袂囊于地，曰：‘聊以授汝。’解视之，羽衣两袭也。及醒，衣宛在床头，服之身即轻举，两腋习习风生，顷刻已至。”因袖中出衣一袭，曰：“将军何不服之脱重围而往乐土也？”参戎曰：“余虽一身幸免，其如众军何？且当轴知之，余必获戾。”乃属众军而告之曰：“今实逼处此，进退皆死。与其束手坐毙，曷若擐甲执兵，以决一战？”

是夜月黑风狂，命各营枪炮皆满贮药弹，环击迭放，甲马而驰。贼于睡梦中惊醒，疑为援军骤至，群向西北御之。参戎乃率众军由间道逸去，得脱于险。既抵大营，统帅奖其能，许为录功保奏。参戎因请假归省。谓妙香曰：“此衣于是可一试矣。”夫妇着之，御风而行，片刻抵家。因感大士灵验，有出世想，长斋诵经，梵呗声竟日不辍。女亦效之。郭弟固淡于荣利，弗事进取，乃于舍旁建家庵，持戒清修，有若苦行头陀，邻里咸笑其愚。

一日早起，各入中堂，捻珠宣佛号。女忽谓郭弟曰：“余昨梦大士相招，命司贝叶经藏，殆将离此软红尘界矣。”郭弟曰：“汝先，我请继之。”女竟踟趺气绝，须臾，鼻中玉柱双垂。妙香合掌称善。视郭弟，亦已化去。乃置之龕，葬于室中。扬州人但知为名妓小云是女郭解一流，而不知有此一段公案也。即有访小云踪迹者，但传其乱后他适，不知所终，而不知其修慧业、成正觉也。赞小云者，但言其齐贫富，一贵贱，不以势利动心，作佛法平等观，而不知其能觉一切有情禅，诞登彼岸也。闻有鹿门朱秀才者，绮年玉貌，最与小云昵。晓镜画眉，寒衾拥背，或擘笺联句，或刻烛题诗，花间月下，形影弗离，如是同卧起者十有八月，而实一无所染，此真所谓情芽也，非佛地位人，曷克臻此？呜呼！如小云者，安得不以一瓣心香奉之哉！

以应，出恶声焉，扬言将控诸公庭。女父计无所出，括室中所有，质诸典阁，仅偿十之一，愁与急并，疾以弗起。女奉侍汤药，昼夜不解带，吁天刲臂肉以进，迄不瘳。父死，母亦相继。丧殓诸费，皆戚邻集助焉。女孤子无依，乃就食于邻媪。日盼辽阳音信，雁杳鱼沉。山右人登门索债，势犹汹汹；窥女之艳，将以为簪室，强使邻媪为之媒。邻媪曰：“是亦司官女，孝廉妇，出自名门，岂肯作汝妾媵哉？况孙孝廉不久辽阳戍返，汝娶有夫妇，以良作贱，恐一涉讼庭，不能保汝囊橐也。”山右人忿然曰：“负吾巨债，何悍不还？诟肯一旦付之流水？”邻媪曰：“贷汝钱者，周姓，非孙家也。此女已适孙家，谁不知之？”山右人语塞，悻悻而去，曰：“我必有以报汝！”

一夜，女方哭父未眠，忽闻室外人声鼎沸，咸曰救火。邻媪亦仓皇入曰：“火已及门，何不速走？”女甫走出，一人挽其髻曰：“在是矣！”旁一人负之于背，疾趋出门，置之舆中。女昏昏不知人，但觉颠簸莫定。须臾开目，则在船中，巨烛如椽，光辉四射，箕踞高坐者，则山右人也。谓女曰：“汝身今已属吾。汝若顺从，不患无金玉锦绣，膏粱刍豢也；否则将货汝于勾栏，以偿旧债。”女知其人犷悍，不能以理谕情感，因曰：“余固孙氏妻也。即欲奉君巾栉，亦当祭告吾父，方得成礼，且亦以重百年谐好；若不获听，有死而已！”山右人曰：“此何难。”即命具牲醴置之船头。女亲往奠酒。焚帛将毕，涌身一跃投河。时月黑风高，潮流湍急，尸已远去，无从援救。翼日，女尸流至邻媪门前河畔，植立不横，观者如堵墙。邻媪方以失女报官，得女尸，大恸。官旋访得其事，寘山右人于法，而命以礼葬女，为立石坊曰：“贞孝贤烈”。士